

辛稼軒南燼紀聞

附正史數條
以備參考



南燼紀聞序



乾隆乙卯八月。宋敬鄉明府嗣君翔鳳。自家鄉上來於蘇州書肆得舊冊鈔本。曰南燼紀聞。題宋辛棄疾著。前鈐以吳寬原博印二方。方六分。下鈐以張鐸綸宣小印二方。方三分。蓋明長洲吳文定公家藏也。後歸於張氏。又歸於惠氏。故有紅豆齋小印云。辛棄疾幼安稼軒也。靖康之難。稼軒疑猶未生。何以紀之。周詳此蓋當時自有撰人。後來稼軒得之。以歸於江南者也。稼軒歷城人。紹興三十二年。與馱京起兵恢復東平。京使之朝江南。

猶溫嶠之為劉琨使也。其至臨安，獻恢復議，持論勁直，不為迎合。衆壯之。稼軒自北歸南，本圖恢復。是時孝宗祇立，經符離之敗，不敢言兵。稼軒居南四十年，嘗與朱子往來，工為長短句，悲壯激烈。故南宋詞之變調，自稼軒始。寧宗時，以浙東安撫使入朝，言金必亂，亡國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計。開禧二年，下詔北伐。稼軒跋其後，云：「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賊之大耻，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仇敵俱存也。」悲夫！則稼軒固後朱子而沒者。稼軒既沒，

寧宗在位三十年慶元六恭嘉
四開禧三嘉定
十七 光宗子

其墓傍僧舍，時有大聲疾呼堂上。若鳴其不平者，徹夜不絕。後謝枋得過而聞之，曰：「此必幼安也。」秉燭為文，擬旦往祭。文成聲寂。宋史以稼軒與劉漫塘、辛同傳，宰亦神奇。今州邑祀為劉將軍廟是也。此篇真為稼軒所著。想當時秘之，不以示人。韋太后已隨徽宗喪回南，秦檜方以為功。高宗正隆奉養，以為孝。太后沒二年而內禪。稼軒自北來，何能發此覆其秘之固宜。然至今猶流傳，想亦其大聲疾呼英靈之不可泯者歟。嗚呼！西晉北宋之亡也，其主未甚昏暴，如幽厲桓靈之甚也。其禍最酷。

其耻辱中華為千古所未有。而宋之耻辱更百倍於晉。晉既南渡，不與北通。迄於宋齊，南北抗而不相下。金之深入，以要盟割地，散遣勤王之師，再隔京師，括取財帛，子女執縛二帝，盡族北行，耻辱艱辛，幾無人理之存。徽欽腆然受之，韋夫人相見，彼此低頭，猶心利其照應。廉耻喪盡，無復人心。金劫空盾於五國，城饑之寒之與死隣，而南朝中士大夫恬然，猶遣使曰：通問曰：祈請稱臣。屈膝隨所要而奉進之。且五六十年，不敢違異。故曰：宋之耻辱百倍於晉也。晉敗於清，言名理，宋敗於自高，所

學輕蔑古先，其弊皆起於下之所為。壞風俗而溺人心，禍及於國家，辱深於君父。范甯以何晏為罪，浮桀紂王衍臨命亦悔用清談。歎神州陸沉者，謂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吾不知有宋諸公，斷送君父，至於如此，其亦有公論與嘆悔否也。所論過高，以才力勇敢，勛名氣節為未醇，而相求於心性，究之醇極而弱，亦極。陽氣不發，以流於痿痺不仁，故敵人持其君臣而玩弄之，以為戲物，而又不死。若死則刼盾已亡，彼亦無所憑，以為恐喝。此又何所藉口，以出於和議。既堅舉國，盡安於陪

臣而猶高談講學。陳同甫所謂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也。夙痺不知痛癢之人。迨至開禧北伐。舉國譁然。函侂冑首於金。金人曰此忠臣也。以禮葬之。金猶能為宋人明君臣之義。而宋人不明也。猶相與快之。世以高宗恐徽欽還。故決於和而亦非也。高宗習聞於醇極之論。而自弱者也。舉漢高若翁分羹言。即攢眉不忍道者也。以為屈已事之。幸父母還。故率舉國之臣民為金諱。又為賊臣劉豫諱。是可忍也。何不可忍之有。即使當日宣示此書。亦漠然無所動也。敬鄉曰。讀之終夜。作惡良然。吾為原晉宋之敗於清。談高論貽君父之禍。作中國之羞。至於此極。序之以復於翔鳳。以為何如。翔鳳弱寇考辯博綜。吾畏反也。戊午初春。默齋老人檀萃序於滇院之六柏堂。時年七十有四。

南燼紀聞



宋

辛棄疾幼安著



金天輔九年

靖康元年正月六日立春節。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期太常寺備樂迎鞭而碎之。此常儀也。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甚哀。且聞擊朴之聲。移更乃止。洎明觀之。其勾芒神面有淚痕。滴漑襟袖。其牛首墮在地。尚有刀斧痕。吏白有司。遂更修補以終事。識者知其非吉兆也。初九日。邊報金兵留屯河朔。猶豫兩持。似欲復犯京師。太上皇遂出南薰門往南京。

十九日。報金國大兵已分布河上。敗河淮。梁師成棄南走。兵已渡河。廿九日。兵至毛桃岡。駐車作大寨。居民奔入京師。老幼死者蹂躪於道。日有強壯劫掠外城。大火焚燒二十餘家。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攻諸門甚急。十一日。以鼎昌為都太守。禦提舉司。虜遣使入城請和。乞以黃河為界。二十一日。京師戒嚴。金人兵退封邱寺。需索金銀牛酒。犒師。依契丹倍增歲幣。朝廷許之。三月。金人退兵北至壤州。國相有文字至軍前。乃粘罕之文也。其畧曰。今南宋已求和好。許增歲幣。仍有割河之請。未有定議。今大軍已駐河北諸郡。以定可否。彼若不從。則吾已持其物

粘罕金征討
大元帥

契丹名耶律
世德國號天
祚統

而求其遺。此計之上上也。於是金軍雖明言北渡。其實只在河南未嘗解也。初九日。金國粘罕加封征討大元帥。仍令從便宜行事。且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踰河濟洛。直犯汴京。雖湯武之威。無復過之。甘辭誘和。以俘其主。比聞彼朝之上皇南幸。可候北入京中。併兵攻陷。俘虜以歸。係頸以帛。朝之宗廟。我之願也。昔我之攻契丹。童貫持二以俟我。今既得勢。安可不順天命。以滅滅而興萬世之業。昔楚子國也。尚能興滅陳蔡。我師威行。電掃前破契丹。如摧朽。掠腐乘勢不取。必貽後悔。彼上皇之南幸也。蓋欲料兵江淮。以興勤王之師。俟其復京。併力困之。此萬世

一時也。若欲議和，以河為界，實所未當。天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元帥府施行十五日，粘罕遣人入城上書，請歲幣金繒及車輅鹵簿儀式，並請移文河北諸郡，日下罷兵交割。二十一日，金人收河南北岸兵馬北去。五日，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粘罕大軍屯駐蘇郡，且遣使至賀上皇歸京，其實探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遣使入京求和，仍索金繒以緩我師。朝廷大臣皆無智謀，幸喜姑息，於是上下苟安，不復有邊虞之策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人粘罕下令大兵南行，已及河界。十九日，復圍京師。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

入城，求兩宮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五日，遣兵入城，搬運書籍，并國子監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氏財物及宗正牒譜。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饑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剽掠富戶，有一將在天津橋下，蓋天漢也，劊甲士百有餘人，人民不敢過此。壯者為之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往往城中閉戶不敢出入。時有柔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其賊使人叱止之，呼令出轎。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為我兄，安可

柔福帝姬係
帝妹

澤利野利皆
粘罕弟

令出見金兵促左右急行兵怒使人拽止之又令人拖出使前
徒行金人笑曰美婦人也問曰汝有夫乎帝姬泣不能對良久
曰今兩國已和汝安可如此無禮其人曰吾兄為北國大臣富
貴無比若能為其妻不異汝南朝富貴也語畢使之徒行復顧
謂帝姬曰人臣有香纓一枚可以代兄為定物遂於懷中取真
珠香囊一枚手持以獻帝姬不肯受金人執帝姬手令受之金
人乃笑而退其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為金將兄所得蓋粘罕之
次弟也粘罕兄弟三人長粘罕為京國元帥次澤利金國北部
大酋長昔滅契丹首擒天祚者即其人也又野利為大將圍京

城先登陷京邑領兵駐天津橋是也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
且言國主有令於京師中選擇十八歲以下女子一千五百人
充後宮祇應於是逐街坊巷二十四廂集民間女子選擇出城
父母號呼聲動天地其女往往為金人淫污留不出城亦不令
歸家

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遣人入城朝賀不行禮初九日北國
主令下粘罕曰比聞已破汴邑所獻物色不甚為急可速擇異
姓立為主以慰民况我素居北國南地非我所使南宋二主可
令來朝事貴速行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十

高宗建炎元
年丁未五月
即位在三
十六年

三日金人軍前降指揮言北國有旨令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與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及皇弟吳乞買同上大金皇帝徽號及命有司擇日行禮請皇帝詣營署名進奏十四日再遣人請車駕來日指軍前進表奏十五日車駕不肯出金人遣人入城持出上金尊號表有云輔美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之文仍書云臣姪南宋皇帝又於下請署御名上觀之嗚咽下淚且曰臣上失孝道貽憂上皇下失君道禍及萬民今幸兩國和好苟屈已以存孝道朕復何辱金使持筆進請皇帝書名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城稱北主有命宣示

南朝太上皇其使命且去少頃復見太上皇太上皇令左右接書使者云北國主一勅請皇帝自受太上皇吁嗟不得已而接之書曰北國金皇帝書付弟南朝宋皇帝近者北遼無道殺伐無止朕既殲滅以寧人民以開皇圖大有華夏比緣奸臣童貫蔡京註誤兩朝以致禍亂使勞我師遠至汴京今已據時中伐以遂和好叔姪是緒進幣是行汝可應令保育天和撫綏萬民以河為盟千載一決吾無偽言汝其知矣天輔十年某月日其詞泛濫虛偽皆甘誘不實之語不復備錄其使仍口傳北國主意曰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好為兄弟不許一切生疑仍

可罷兵。今將真珠袍一領，是國主皇帝朝服，持獻上皇帝，請收領。良久，請皇帝進上謝表。太上曰：今兩國通和，且可稱書，不可稱表。使者曰：北國皇帝本意廢趙氏立異姓，如天皇王故事，我元帥諸貴人勸免其事，且止。陛下若不從順，其大兵不日而至矣。若大兵再至汴邑，非去年可比也。幸陛下照察，不得以小屈而亂大謀。帝嘆息而從其請。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兩國已經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萬，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臬，分箱拘括民戶金銀釵釧環細等，星銖無遺。如有藏

匿不齎出者，依軍法治罪，往往刑殺無辜。二十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國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到軍前面議，可否申奏。二十九日，金人遣使請車駕出城，且齎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京，二主不可復居，宜族中別立一人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皇為天水郡王，少帝為天水郡公，於東宮外築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兩人到軍前共議申奏。使者謂少帝曰：國相元帥數數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何如？少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且福，逆則禍。陛下

郎遊麗係粘
罕部下左統
軍

為臣下所誤。以至於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不可測。况北國
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南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
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下左統軍郎遊麗將甲兵騎七百餘至
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少帝登門。郎遊麗厲聲
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曾遣人持到北國皇帝聖旨。所
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
特令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因昨
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先此上聞。伏取皇帝指揮。少帝曰。已降
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宜。俟而見元帥

定奪爾且退。郎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
議。求請也。復白帝曰。我衆兵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每人要金
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俱已罄竭。乃於宮中需索得
金釵環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營。
百姓數萬阻阨。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可測。號泣不
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已求和。
今幸虜營。旦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
姓大怒。爭罵投瓦礫以擊之。瓊揮劍殺死數輩。蓋攀轅之人也。
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皇帝於小室。曰。元帥寢未興。可俟

范瓊

王副周可
成

於此容報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時帝徒行至陛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國酋長不知中國禮儀曲折乃揖與升階左右坐帝西向粘罕東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倚皇帝祇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虜詔書別立賢君者與帝視之帝不語粘罕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何事不可粘罕復使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陛下朝暮等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時少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矣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

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飲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噓不能食時夜闌寒甚帷幙風急坐不能安倚案凭几左右勸勉帝泣涕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發表介人引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表示帝帝觀之其詞曰臣姪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中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日另具申請書後復如前請帝署名帝從之封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南向帝東向少頃有一紫

紫衣人為金
國皇后弟姓
野耶葛名多
波現為十七
軍都統

綠衣人趙保
安河北人被
虜有兩妹皆
為粘罕嬖

衣人目外至粘罕與帝並起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西向相
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
陛下議事帝唯唯復令進酒時天甚寒帝連飲二杯紫衣人曰
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
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者尚同坐復飲帝歸至
幕天猶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臣河
北人也為大兵所虜本是陛下赤子使令監視陛下今入虎穴
無由出矣陛下若能屈節於紫衣之人庶幾少有更改不然歸
國無從矣語訖回顧而去良久再來手持羊肉一塊進曰陛下

可少啗以禦寒帝不能食却之因問綠衣者曰汝何姓名今為
金國何官答曰臣姓趙名保安近為國相親吏蓋臣有二妹皆
有姿色為粘罕寵嬖故命為親從以伺察陛下行止因問曰早
來紫衣何名何官答曰此北國皇帝之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
波今為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之上暫時來此要往東京取選
擇到后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就此去也少頃天明有褐
衣從者十餘人列侍帝之左右語言不可辨別俄聞報曰統軍
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接坐語不可曉帝惟加
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左右指執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

衣者舉大杯連飲四五盞帝亦舉一二杯酒畢顧左右謂帝曰
兀移太多左右解之曰兀移太多安心也蓋言兀移安也太多
心也揖而退去是月十三四五日上在幕中粘罕使人守禦且
稱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
升階東坐俄有吏持文書案牘示粘罕陛下刀斧簇一紫衣貴
人帝視之乃宗止士祝也粘罕使人謂士祝曰今命汝入城說
與你南朝宰相於見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德望賢能者同你及
合朝大臣保明密地中奏以準備金國皇帝有旨到來別立賢
君語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吏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於

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于其中作二玉宮速
行置辦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
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書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
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為太
公伊尹為金國之元臣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
可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箇樂人是大家人今日瞧
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太上皇七日間北
國皇帝詔到再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
歸幕次坐久有人傳元帥命曰來日一面歸京不必更來帳下

也十七日早有綠衣人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
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前遙見禁衛列於外車駕入城十
八日至二十一大雨雹城中金人標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
日金人引火焚戴門樓二十二日粘罕遣人入城白帝曰前日
所說擇賢擇地作宮室二事可速計置一二日間北國皇帝有
文字到便要使用也帝唯唯曰一面議論時衆議皆推康王及欲
將南安寺為宮以白粘罕二十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到遣
王到軍前見元帥二十七日帝往擲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
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
下資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以擇賢為名臣
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為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
時韋妃倚側即康王之母也言曰二宮今許康王繼位中興可
俟矣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援應
金人狡計必不止於擇賢為禍曷可勝言二宮決不得留於京
師願陛下惟深計之二十八日帝與太上同早晚膳粘罕遣人
入城餽太上酒十瓶言北國皇帝所賜者三月初二日粘罕遣
二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
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太上皇及少

帝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太上皇不出城。不如先遣皇帝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君。遣人持詔書示帝。遙遠不復可辨。使人擁帝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露缺。守以兵刃。自辰至中。未得飲食。帝泣涕而已。先是帝將出幸也。書便可即真來救父母。押九字於衣領。付宰相何臬。以召康王興國。恢復中原。且在路中傳旨。付開封府曰。趙氏孟子可為檢討。付來。其意指延壽宮孟太后也。是日帝在室中。至暮有一番奴持一盃肉酒一瓶於帝前曰。食之。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無憂。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牀席可寢。但有木凳二條而已。亦無燈燭。窗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凜冽。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者引太上由旁門小路而去。帝欲前問太上。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初四至十五日。聞皇族后妃諸王累累至軍中。晝夜不絕。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其他王帝妃各為金虜貴人分去。京師百姓號泣七日不止。茲不及述諸王妃事。只記二官家外行也。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掖二帝至堦下。傳北國皇帝詔曰。汝等父子。上負祖宗。下殘民物。恣肆

奢侈忘公狗愛結讐外國流毒內州天人並棄不可復君擇異
姓以代宋後令元帥府青閭開封府吏以下保明策立仍令趙
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遣發前來帝與太上相對涕
泣嗚咽不能言粘罕曰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粘罕
謂左右曰急持書開封府索康王少刻與太上同居一室侍衛
數人皆醜陋言語不可辨帝與太上自此日惟一飲一食而已
夜宿竹簟時天氣風寒侍衛人取茅及黍糠作煖灸太上與帝
同坐向火至明日粘罕命左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婦之
服易二后之服侍衛之人特以南家子呼帝及太上飲食與彼

立張邦昌為
帝國號大楚

同窓戶外甲兵甚衆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太上及帝曰
元帥令遣汝趨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已立
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帝與太上並泣下時鄭后因此喪亂
心腹疾作疼不可忍卧於木甕氣喘欲絕朱后為其撫摩四人
相對泣下騎吏怒曰元帥令已下未日發行詐疾欲何為者少
帝告曰母后心腹疼痛難忍君豈不見其顏色安敢以詐為某
失孝道父母至此倘或可憐以杯藥或沸湯見賜他日厚報衛
吏少和顏色曰此間無湯藥或此左右以沸湯一杯進后后飲
疼少止而泣曰妾之不幸大矣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於

幽西骨碌都
本姓玉河洲

人也
姓事粘
罕得官名亦
粘罕改也

野中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牽馬四匹令太上及帝二后乘
之北行二后素不能騎騎吏遂掖而乘之鄭后病未已伏鞍行
十餘里路傍有數人見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百姓何日得
見太平也因奉飯羹二小盃進太上及帝二后分食之粗糲不
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餘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不知父
老何由知之父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况傳聞車駕將欲入
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有病汝有湯藥否父老對曰無止有
少許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恐其遲滯促而行之騎吏掌行者
千戶自言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敢肆無礼每於行

路之次朱后下畦間便溺骨碌都亦從之乃執后臂曰能從我
否朱后因泣下戰不能言亦遂發疾不能乘騎骨碌都乃掖后
同載馬上行至晚約三十里宿一寺間寂空寺也是夜月初
上焰灼廊廡骨碌都使人持熱火烹食以啖二帝於室二后皆
病不能食骨碌都乃自手煎羊乳以飼之曰汝婆婦休惱我保
護你四個到燕是夕鄭后寢朱后驚悸不已心腹作痛骨碌都
以手撫其腹曰病已病已三祝之曰爾強強爾強強其無禮若
此至天明言於少帝曰為吾說與你妻善事我我即汝為相報
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碌都早食與帝及太上二后並食於村

店時鄉村荒殘無復人烟。百里有屋一二所。朱后疾愈甚。少帝涕泣日夕不止。不能飲食。骨碌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口。皆流徙於此矣。其女子美貌者。為人所取。何獨眷一朱皇后。不以結識諸會。作前程之托。吾素非胡人。乃大朝人耳。亦以妹奉元帥。故得身至大將。富貴無比。今喚幽西骨碌。都是元帥改之耳。吾本姓王河洲人也。汝父子為官家。嘗運花石。綱役使天下人。苦虐不可言。今有此天報耳。尚何怨耶。少帝於是不敢復言。但日啼噓而已。二十日至封邱鎮。早食山坡之下。馬鬣草相躡而飲食。皆坐地上。復無椅棹。時雨霽泥滑。路淖不可行。帝與太上

及后皆在泥中伏蹲。飲食粗糲。形容黧黑。目精並昏。旁有井水。太上誤墮其中。衣服沾泥。骨碌都拯出之。驚失躍傷。鄭后之足。朱后手絞太上之衣。去其水。而上馬以行。是夜宿館驛中。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行次黃河岸。欲渡。渡船有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人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冗賤。吾兄待汝。以至於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遲其行程。遂殺之。投屍於河。顧謂帝曰：為吾說此婦人。是何人也。帝曰：某妻朱后。骨碌都數行無禮。侵犯

苦無告處將軍乃殺之。母乃為我雪耻乎。紫衣曰：汝識吾乎？吾乃元帥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及衛州垣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焉。是時澤利所領甲兵千餘人，并舊騎吏兵二千人，劄寨寒夜月明，澤利所帶婦女四人，遂置酒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聞之不勝其辱，不能即席。澤利曰：汝病不能飲，可持此二杯飲汝。二王其恩當俟他日報我。乃遣二后持酒入房，以飲帝及太上。二十二日入衛州城，百姓皆以為金人，不知有二帝二后在焉。時有買賣者入館舍，或寺中金人皆易飲食，及二帝為金人所閉居一小室，侍以甲兵，禁約嚴密，日中始得

豆餅四枚，四人共食。時百姓或有知其事者，自窓隙中令人餽以飲食，間或又為守戶者所奪。時在彼留半日，是夜復出城外三十餘里，宿於安國鎮之北明王寺。少帝以飲食不接，驚悸悚惕，漸生泄瀉之疾，日走數十次。又為監者所詬，惶懼不敢復言。二十三日，至懷州入城。澤利往往恃酒無禮，二后或時窘迫，詬罵二帝。城中有富家澤利遣人剽掠財帛子女，酒食以自娛。又時鞭打下人。是夕帝渴甚，告監者以水飲。偶澤利過前見之，手殺其人於帝前。帝大驚，滋甚。顧謂帝曰：可安穩到北京，莫得生事。若不是郎主要活底，你死已多時。自是帝見澤利必驚惶移

時而後定二十四日。至安信縣。帝及太上二后自離京。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清澄。四人方掬水洗面。鹽滌相視。哽咽不勝情。旁有人獻牛酒於澤利者。澤利拔劍切肉啖之。連飲六七盞。餘酒殘肉餉。帝曰。食之前。遂無與食也。復視朱后笑曰。這一塊家好。你自喫之。方飲酒次。或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衣。褐綠袍。皂鞞。裹小中執鞭。揖澤利。又分酒食。羊肉同坐。移時澤利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以所執鞭欲擊之。后不勝涕泣。乃持杯作歌曰。幼富貴。老厭綺羅裳。長入宮。欽奉尊陽。今委頓。流落異鄉。嗟造化。速死為強。歌畢。兩手持杯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歌中詞句最好。可更唱一曲。勸知縣酒。后再歌曰。昔居天上。今珠宮貝闕。今日草莽。事何可說。屈身辱志。恨無從雪。誓速歸泉。愁腸得絕。乃舉杯向知縣飲之。澤利起身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忿然作色。舉手格之。力所不及。反為澤利擊其手。幸賴知縣止之。曰。可更唱歌勸將軍酒。復舉杯強付后手。曰。勸將軍酒。后曰。身不能矣。願將軍殺吾。死不為恨。復回身欲自投庭前井中。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底。朝見公事不小。酒罷散去。是

日四人無晚飯。澤利使人監視，愈甚。以至執縛於柱，毀罵百股。惟待朱后稍差，蓋澤利欲私之也。二十六日至徐村，自信縣行至徐村二百餘里，並無人烟。澤利分兵一半先行，持文字獻報。節先至真定，留半護衛。是日申時，自北來軍馬三百餘人，首領見澤利下馬施禮，語言鄒查不可辨。忽其中有一句可以辨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到建康二十七日，到白水鎮。朱后又欲投水。鄭后扯掖之。澤利怒曰：可縛之。乃與鄭后連索維其臂腕，用馬夾於隊中引行之。望見一堡極高，上有旗旆，書周鄭二字。良久，寨門開，有土豪兵甲約五百餘人，皆長鎗大棒弓箭，往來衝擊。澤利與之合戰，流矢中太上旁一番人之背。太上甚懼，其兵乃河北鄉民，強壯，聚集保護鄉村者。自辰至申，鄉民為澤利圍打，稍稍遁去。駐軍大林中，有執鄉民者，澤利呼前而語曰：這四個是你大宋皇帝皇后，今放汝歸去，告知各鄉，即日歸降。遂令二帝及后四人言：我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鄉民不覺淚下，謂帝曰：我這一鄉周鄭所聚三千餘人，北連真定，南接懷衛，約有三十餘處，此是鄉兵強壯者。日日舉首望南，要見南宋官兵前去破殺金人。今官家被其執縛，我等鄉兵不久自散也。又聞康王南京做官家，不知如何也。澤利曰：康王也被捉

了後面就來所執鄉兵盡令放去。是晚帝及后皆宿於野中。上無遮覆。至夜半微雨。雷自北起。衣服垢膩。皆為雨沾濕。至曉雨大作。泥雨中行數里。方及一寺。駐軍於中。始得少息。移時而止。通體皆濕。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並在荒野中行。不知里數。番騎皆於馬上食乾糧。肉。及有剽掠到飲食。隨行取水煮食。帝及后微得些食。二十九日晚。澤利解衣數件。泥汙皆遍。令朱后就野水中洗濯。朱后不能舉手。鄭后共分洗之。二后亦於水邊自洗。身中泥汙衣服。是日天氣稍和。望林木青翠。山色可愛。野水清淺。自山中流出。駐軍之次。有二騎手持黃文。至澤利前曰。速行。

速行。澤利唯唯。其人向前鞭馬而去。四月初一日。至定府城下。不入城。自此催促急行。不得稍緩。是日不駐行。止令馬上飲食。喫乾糧肉及麵。至晚約行百里。宿一寺。初二日。少帝立寺門外。澤利立山門上。遙見一簇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餘人。中間擁住十餘人。皆是皇族。內有柔福帝姬。相國公可辨。餘皆不可識。皆着青袍白袍。二帝與后遠見之。舉聲大哭。左右促行不及。一語而過。移時又有軍馬如前。簇擁皇族二十餘人。在三十里外。直走來。馬不駐足。又少頃如前。軍馬有一馬軍至寺前。謂澤利曰。此隊中有康王。先去燕京也。言訖去甚疾。移時累累不

澤利遣次將
骨夜又殺散
寺中國聚鄉
兵

絕。凡過軍馬十八隊。皆是護送皇族。二帝及后。但傷痛悲悼。流涕不止。至日昃。仍催急行。至晚。後騎報言。鄉兵散。數隊約千餘人。在此寺中屯駐。澤利叱左右曰。分兵一半。前往殺之。乃遣次將骨夜。又將軍馬前去迎戰。至半夜。令人回報。殺得鄉兵皆四散。逸護糧以歸。初三日。過一坡。澤旁。其中殺倒死屍。堆積臭腐。不可近。有狼二頭。在其中噬嚼人肉。見人驚散。鳥鵲鳴噪。駭異不堪。是日在坡野中。天氣漸熱。無水可飲。帝渴已極。不敢開口。說與供者。自三月中拘執甚急。雖使溺。必使持刀隨從。自初五日以後。不能復記。月日。盡行廣野大途。日以飢渴為念。不復記。

肅王女珍珍

憶。但云。或日。觀者自可見其次第也。或日至一鄉村。有數十家。見澤利至。俄有一褐衣前拜。澤利奉上酒食。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頗豐腆。或日至一縣。不暇問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一知縣者。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二后。曰。小番取得肅王小女為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女子前拜。已戎服執矣。視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女珍珍也。呼太后為婆婆。朱后為姆。姆曰。前日為軍馬擁道至此。其首領萬戶。不知姓名。與知縣是兄弟。將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前日在此縣中。諸皇孫兄弟一十七人。皆為諸人分去。或為妻者。或為妾者。東西南北矣。拜

說未畢為知縣引回。是日晚宿一豪富家主者。接澤利甚有禮。中夜置酒。命妾數人出勸酒於庭上。命兵士數輩執縛帝及后於庭下。以至便溺澆之。不能反仄。勸酒婦人皆美色艷服。良久酒罷。澤利與豪家趨別館。美妾吁歎相謂曰。吾與汝皆是太上皇孫女。今日伯伯做官家。不好事多。不如我公公做官家。快活。今落薄在他家做奴婢。何日得有出期。互相流涕。為人所呼入庭。憐而去。或日至一州。亦不記州名。人烟稍密於他州。澤利在驛中安泊。知州與官員來相見者。皆是番人。買賣百姓有來館驛中。聞知是二帝二后被難執縛。往往亦有流涕者。或默然。或

低語曰。南京有官家張邦昌。係是金國策立。才做官家。便叫康王即位。大金官家發怒。已差四太子領人馬去收伏也。時聞窅聞之。方知康王不在番中。前日騎兵所言康王在隊中。蓋妄語也。是日稍稍得食。但粗糲不堪耳。或日到一縣。極荒殘。有屋七八間。城郭皆缺裂。有一女子年二十餘。路傍垂泣曰。我乃南朝皇孫女。因病為大軍掣到此。不能存活。見太后過。乃拜曰。帶取奴去。后不敢留。左右報知澤利。視之微笑曰。一定帶去。遂令左右扶上馬而行。是夕宿於野寨。澤利醉淫其女子。醜惡之聲。二帝皆聞。不敢開目。次遇有餘食。皆與女子分食。謂朱后曰。你

去帝冠帽勒
寫表文發式
作樣

不如他也。或日行及一城，不知是州是縣，止有番兵二千餘人，並無百姓首領見澤利，再拜懷中出文字示澤利，乃呼左右去帝冠帽及衣帶，如囚狀，坐一小室，良久有人持文書示帝曰：「可依此式作表達燕京。」一兩日間便要到燕京也。其文引晉懷愍及孫皓劉禪石少主故事，及尊大金為湯武，北滅契丹，而又滅南宋功德，魏我及請罪免死之意，持書呼左右取紙筆與帝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作表書云：「亡國囚俘趙某，并男趙某及婦妾鄭氏、朱氏，謹稽首再拜。大金輔國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陛下，重念某承祖宗基業，治民為國，不能上順天命，下撫人

民，聽讒臣之言，結怨外國，信賊臣之求，積釁華夏，致上國興吊伐之師，作向明背暗之行，今一家被虜，百口分離，父子夫妻，聽命几下，伏惟陛下德過堯舜，威勝湯武，既已滅宋，更立異姓，而二子之誅尚祈哀念，併予赦原云云。文成多為剛改，其中傲慢不能備錄，其末句有云：「慙懷懿厲，未知今日之慚。」湯武文高，曷敵此時之舉。是日作表出行三十餘里，抵深夜月明方止。或日及一官府，皆新創造牌衙，日收復新門，反列兵刀二十餘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為執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樹，少立庭下，堂上金人紫衣朝服侍衛甚多，坐中三人於

乙巳金滅遼
執契丹主歸
封為海濱侯
即耶律延禧
也

西向二人於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指揮曰將他二人
去見海濱侯畢來日入城見郎主言畢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
庭中見人胡服無中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
丹主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
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頭有中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
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為奸臣所誤俱至於此如之
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在此
三年尚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真宗皇帝在日
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鷄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真珠一顆月

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得
珠百顆又有沉香木一段長尺餘沸湯沃之取其汁洒衣服及
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能降天
神香氣聞達數百里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二物不知何在今
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是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
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庶家
帝曰此為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白餘里勉之勉
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及有甲士擁一番囚至者見
車中咽麵妻子被俘至此其人大罵言語不辨主者乃命以刀

斷其舌牽出斬之其妻美貌再拜請命怒亦斬之小兒子四人并令敵殺主者令引帝出其門見二后尚立墻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斥令上馬而去遂復出一城門向北而行道間花卉甚多有急走二十人往來不止曰郎主召見四太子下江南今日便領兵前去帝與太上立路旁時有二人皆南朝人為兵卒者不知為帝也乃相謂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即位了也今日早已十日四太子去後不知如何餘語低不可辨少刻路開左右催行至晚行得百餘里其時近暑二帝及后衣服垢膩蟻虱不可穿著頭無巾幘宛若囚徒行三日不見澤利之面亦不知

澤利在軍中否左右時時詬責言語不甚能辨別行數日有人呼帝出謂曰四太子大玉軍至汝可見之路旁有一寺四太子坐胡床於臺上引二后二帝拜於臺下四太子且詬責曰汝父子無道致有今日若當時信我國家言誓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其土地南北為國豈有今日奈何不順天命與契丹二親連和欲坐觀成敗彼勝則從彼以破我我既勝矣又不能從我汝之愚一也吾兵已破京師皇帝慈念生靈與汝講和以河為界汝又不伏勞我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死社稷亡汝祖宗二百年基業不能守成內則奢侈外則結怨一旦滅絕何面

目見國人尚忍死而見我何慚如之汝之愚三也帝為四太子所責俯首汗流不能言但與太上二后再拜而已續呼左右取筆硯令少帝作書召劉光世韓世忠劉錡等歸伏曰今日夏至節賜汝酒各一杯令左右於金瓶中斟四杯飲之再拜而飲太子復謂帝曰北朝皇帝無殺你道理不失為侯王言訖上馬而去聲鼓鐘鈺聲動天地時二后自出京以來足跣不能復行雖乘馬足皆生瘡肌肉瘦瘠二帝亦枯槁不顯生形為左右監者詔責鞭朴欲死無路金人衣服共相結縛夜卧不相捨二后及帝與番奴連腕並手合坐同食似此行路五六日始達燕京蓋

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膝跪于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絲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中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汝衣服沐浴來日入朝傳勅遂出赦書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字堇相公也帝亦再拜字堇荅拜中侍立堂上宣赦其文不復載後復曰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為庶人引帝及太上入朝皆中幘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主自殿上傳勅封

帝為天水郡侯。太上為天水郡公。各於燕京賜宅居住。左右唱命二帝及后再拜謝恩。左右引去入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並太上二后入官府門。有牌曰燕京元帥甲第。至中庭有一褐衣番人坐於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字於元帥。筆署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徒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入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帝與后坐其中。並無椅凳。惟磚石三四塊而已。時帝因下拜。終日又不進飲食。驚懼不安。兩日之中僅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為左右救止。二十二至三十日。並在室中。外戶鎖閉。

監侍者十餘人。日所有者粗飯四盃。米飲四盃而已。相顧不能復飲。朱后有疾。臥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尚詬責不已。少帝詔左右。汝等可憫念吾破國之家。取些湯水相救。左右引去曰我國禁諱言犯者過如殺人。汝呼憫字已該大罪。尚敢呼索湯水。再懇之不顧而去。六月一日早有人引帝及后至元帥庭下。令帝再拜。左右唱喝如云。旬月見之狀。良久乃退。時朱后病不能行。其左右監人背負。雙手持后足。無禮殊甚。是日之後。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時死。年二十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如之。奈何。左右白於官。良久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出。用泰席

朱后辭世靖
康二年六月

初二日

卷之共拽而去。帝哭慙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於前，傳宣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未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早，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帝曰：「我母鄭后稍病未愈，畧候晚行如何？」吏怒曰：「吾北朝不比你南朝，令在必行。你若守止，不至今日矣。」到此尚不遵法令，叱罵難容。帝不敢對，乃徒步前行。護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出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鄭太后不能行，帝與太上共扶或肩背之而進。是夜雖宿捕司無飲食，時甚暑，行沙磧

安肅軍安置
監者阿計皆

靖康二年即
建炎元年丁
未將上皇年
四十六歲帝
年十九

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滿。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為首，曰：「阿計替稍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飽，恐生他疾。此中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因此鄭后病漸愈。初五日行至十一日，所過村邑飲食稍為阿計替勸勉。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於木陰之下。帝時年十九歲，太上年四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相。若此行無阿計替護衛，六月酷暑中必死無疑矣。十二日晚至安肅軍城下，其城墻皆土築，不甚高，入其門守衛者皆搜檢，甚至鄭后臍腹間亦無不摸過。雖他人出入亦然。蓋入城內故事，行經數街始至官府入

其門引帝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唱名令帝再拜訖知軍者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飲吸阿計替從外至語帝后相慰安遂引別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帝后時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蟻虱甚至循行苦楚不堪鳴狀獨有阿計替者自澤利命之監守至今不離左右且時時為帝洗濯但言不可辨時至曉一二旬十四日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一襲視之乃紗帛二段生絹一段令帝謝恩拜受使人持其物同歸其物乃為監者取其半復以

知軍李奉國
契丹人

舊紗褐衣并生絹付帝曰可衣此庶免汝裁造也自此日坐室中鎖閉惟得粟米漿水各一二盂而已餘無所有也十七日晚中夜聞外有喊聲衆大驚火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人有二一是契丹人一是大金人二人不知其契丹人欲殺大金知軍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易定一路謀尚未發偶因醉酒鞭撻一奴奴往告大金知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曉方定其火延燒屋宇百餘間殺凡七百餘人燒至二帝所居室三丈許乃止不爾為火焚死矣蓋拘執之故也十八日早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

夜已殺了。今奏大金皇帝與你理問。帝曰：某在室中防固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現有首告人在，你不得胡說。燕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以鞭擊之，帝口血出，齒碎，令人拽去。復入前室中，拘之以繩，縛帝。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并少飲。三人分飲。至夜囚繫愈急。至六月二十日，監如前二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死，且令居住安肅軍。却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本應賜死，更令往雲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請訖，命吏引帝去。帝再拜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尚敢如此。

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汝？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十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難忍。久之方甦，飭戒左右，即令便行至晚，出門宿野庭中。時當盛暑，帝身有傷，苦痛不堪，坐庭中地上，不能起行。比至夜深，月出，始得少飲。三人分飲。太上因暑熱成病，監人取青野草木板布於地上，令二帝卧其上。云不為地濕所迫，可以免病矣。二十四至三十日，在路遭大風雨，狼狽萬狀。如是數日，方達雲州。如前拜同知於庭下，命左右引帝入土園中。内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為取去，蓋防自縊也。日惟一食。至八月十七日，有綠衣吏來，手持鑰匙，開土門，呼二帝及太

抵雲州在七月初矣

后出門曰大金皇帝赦汝罪。叫汝再往燕京。可出謝恩。時帝稽首稱謝。其綠衣既引帝出土園。復引入一室。如前因閉之日。間得飯一木器。漿水一木瓶。時天氣稍涼。二帝飲漿水。疾作待斃而已。二帝受禍已及半年。置之無可奈何。不復愁苦。但衣袂經夏糜壞。寒不可敵。監者或遺以敝衣。稍稍相為補益。敷衽禦寒。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蓋同知下有將補千戶者二人。作亂緣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人。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前。携衣數件。自牖中與帝曰。與你與你。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了。勉之。必有歸南之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復贈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是晚城中大亂。有千戶執為亂者。斬之於市。乃止。經二三日。別軍始至城中。方定。先是監者中有阿計替相從帝已半年矣。稍得侍衛之力。帝謂太上曰。阿計替前日為亂者。千戶所殺矣。雖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此門。奈何。言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其不死之故。曰。我於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逃脫。由是阿計替再監視二帝。外來二十餘人。蓋同知官屬也。或曰。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番。

徽宗韋妃即
康王母為蓋
天大王妃矣

人坐堂上呼曰識吾否曰不識曰吾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
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之蓋韋妃也太上俯首韋妃亦俯首
不敢視良久蓋天大王命左右賜酒謂帝太后曰我看此個婦
人貌似韋妃為彼妻子說罷謂監者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去帝
再入前室內稍稍緩其監飲食畧備以此經一冬衣服藉可禦
寒

高宗二年

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因是日踈放囚禁雖死囚亦得
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緩步但不許出府庭門帝觀玩之次忽
有一妮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遣來手持一盒子曰夫人教傳
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耐心又密語帝曰聞知九哥即位已久
歸期諒不遠也隨將盒中物置太上衣中急趨而去帝視其物
皆粿麵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佯言曰是何妮婢送與他人可
速歸之乃引帝入室中問曰適聞九哥是何人帝曰九哥乃康
王吾親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之母來相報也阿計替曰十一
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即我也遂持其物與
阿計替并新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更不復出初三日
例是日為偷日雖婦女什物金寶宮中皆不禁也他日則不可
必置於刑法也是日有黃衣者數人各持飲食七八品將五品

與監者食之三品使人賫至室中謂帝曰食之視其物皆肉糜用肉與米合煮之帝與太上太后食未已乃為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曰此食何為者答曰此地風俗樂善人惟作粥以食因禁者可與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賫來此也帝又問曰此何人家也阿計替曰此亦韋夫人所遣也二帝與后因韋夫人在彼稍稍獲安十四日被處已放燈街市張燈無鼓樂但有金鼓喧天至更後而已胡婦胡女攜手於酒肆中過人即暗合而歸官中父母皆所不禁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作宴天下此處同知宴罷皆赴燕京去也蓋北國先期

十日賜晏近郡即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指引向來送餅食妮婢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兩三日中往燕京去也復來與不復來未可知且保重將息言畢急行去甚速其他監者已覺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不知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帝及太上太后聞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主者名啜鷄兀領人從二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三人煞好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間聞知蓋天大王不再來共你契勘這場公事呼監者二十餘人戒曰防

兀西哺途來
雲州作同知
其父兀石隨
四太子往江
南被南宋捉

去則啣恨益
深矣

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阿計替亦不敢少有
庇緩。二十八日阿計替前白帝曰：聞知四太子已上四川及建
康府，又為四太子打探康王南渡浙江，其勢恐不及久。二帝聞
之太息曰：若九哥事不成，吾父子俱無望矣。俄有持酒至曰：金
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
報主首啜鷄兀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
財客，別有文字差兀西哺途來作此處同知也。初二日有皂衣
吏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
所寫何事？曰：速寫速寫，詬詈語言不曉。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

案款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母鄭氏，名年若狀
番人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雲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言語不可辨。
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到者同知兀西哺
途，乃是兀石之兒，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為劉三相公捉去
了。今來恨南家將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小室，濕淖不可坐。
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於此矣。阿計替曰：兀西哺途使吾往燕
京下文字，須一二十日方可還。二官人且忍耐寧心，吾去燕京
一道與官家探問南京仔細來相報也。十一日至三十日，並如
前。三月初九日，忽有褐衣番人到囚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

教你三人往西汧州聽指揮蓋緣新同知奏乞也二帝且泣曰
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驅行至晚出雲州北行二
十里方得止息自此以後則月日不復記錄蓋阿計皆不在帝
之左右故也或日其所行地皆坑屈不平有一監者言語稍順
於帝謂帝曰此長城塞也或日行六七十里或八九十里辛苦
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
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二帝衣袂單薄又為時疫所侵不
起能行因卧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愈又為監者催行帝起骨
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途中監者作木格附以茅草肩輿而行

皆垂死而復生再行三四日自北有騎兵約三千人首領衣紫
袍問訊左右皆不可記帝卧草輿中開目微視左隊中有綠衣
吏若漢人者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喫乾糧次於皮篋中取
出乾牛肉數枚贈帝自此次得食肢體稍甦綠衣吏語曰我漢
臣也昔事陛下為延安鈐轄周忠是也元符中因與西夏將交
戰為西夏所獲由是父子皆在西夏臣亦作西夏部中首領宣
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為大金執縛遂降今為雲
州總管郎主命臣受交國節度發兵往陝西破曲將軍今所領
兵是也因言陛下勿憂且契丹大遼王曾與大金連戰尚且不

周忠降夏再
降金現為金
雲州總管

先今現在昌合州收管。况陛下不曾與大金戰。只是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威稱張浚、劉錡、韓世忠數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為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日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酋吹笛。其聲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樓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琶。化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遼河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謂少帝曰：汝廢乎。少帝乃繼韻曰：宸傳四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折地。忍聽搗琵琶。如今在外多蕭索。迤邐遠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歌罷三人相執大哭。或日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尚煙靄。動經六七十里。無人煙。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時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而不復入城也。時方近夏。綠柳夾路。澤浮小萍。褐色不甚青翠。又行十餘里。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汧州。護衛者引入城。其地非復人煙。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囚高麗二王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寬。大有屋殿十間。皆頽敝。廊廡欲傾。籬落踈虞。不類人居。其護衛三百餘人。逐日輪伐林木。搭蓋屋宇。居住經兩三日。乃遣兵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上太后住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

查二理為阿計替弟

一次皆粗糲惟時有羊肉或日二帝相會曰我父子在雲州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且能畧知南地消息如今相去已經兩三月不知其人還雲州否言畢有白帝曰阿計替是我阿哥我名查二理當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三人如今阿哥被雲州同知差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來此阿計替去日亦曾說與我叫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緣我哥子能寫文字虜主時時要申文不久即來也或日阿計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雲州往燕京又自燕京回雲州今又從雲州到此往復一千餘里不勝辛苦於懷中取出文字令二帝看視其

此本是劉正彥誤傳遂遠傳至此

上書曰今年南事未定苗傅劉卞廢了官家立明霞受太子又云已得建康府車駕入海矣二太子已得四川四太子已至兩浙帝視之嗚咽不勝謂阿計替曰二太子已收四川四太子已收兩浙吾國祚可知矣又云苗傅劉正彥敢如是我兒子方即位四五年做得甚紀綱良久阿計替收文字入懷自此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七月初五日後日七夕你二官家在京照時快活二帝嗟嘆曰到此寧無話此耶言訖有甲士五十人喊聲喧呼曰在此二帝驚懼不覺仆地且曰吾命在今日矣阿計替遂出首立語白其事帝自窓牖中望之兩手足俱戰掉少頃阿計

替持刀入帝所帝驚以手掩目太上太后亦然阿計替乃高聲
曰不干你三人事遂於帝所右壁後執一小奴而去付首力者
殺之携其首而去近三時許帝后心神始定尚未能言阿計替
入問曰先未驚否帝曰這是何為答曰此月七日祭神也我金
國禮於今日先藏一人於暗處然後領兵馬佯為捉獲斬首祭
神用首為上祀身為次祀羊為下祀祀畢人羊俱以煮熟啖之
使之祈福帝曰若非你唱言不闕你三人事我已驚死矣太后
因此得病數日方甦或曰首力持人頭者以肉一臠詣帝前曰
祈福肉可食之帝聞其氣臭穢不可近却之不受阿計替在旁

曰受之可以致福帝乃受之首力舞蹈而去或曰秋風大起冷
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令至矣俄空中雁聲嘹唳自北而南時護
衛皆為阿計替揮去壁間適有弓一張阿計替官人能弓矢乎
射雁以下此番胡事也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
曰然帝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
復興當使一箭中雁以其箭付阿計替曰射之一箭中雁宛轉
而下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亦微笑取
草茅爇火破雁執而炙之且分食焉或曰阿計替又密入室語
帝曰南朝聞說四太子畫得江南迤邐至洞庭湖又云金國官

家使人往北國起人兵前向江南廝殺時天氣漸寒帝后衣服皆腐爛垢膩時時得阿計替集番婆胡婦洗濯或日大雪數尺室中極冷不可出帝后親膝相拉聲顫不能言阿計替持一氈投蓋三人之首稍獲安煖太上自雲州一病之後髮落不復再生如僧尼狀與番奴剃頭相類是日寒甚又乏飲食止得雁一隻於火上燒熟共食之或日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朝已十月初一日矣二帝曰十月天寧節今日與向日不同帝后並泣下阿計替曰天寧節何節也帝曰生辰節也吾生於此日未知死於何日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自古帝王之辱惟晉懷愍石少主與

我父子耳或日天氣稍和日色晴麗阿計替曰今日鞭春此間便有少和氣以羊乳一杯飲帝后曰以此代酒其乳腥穢遂強飲之或日晴霽阿計替曰今日可出去矣帝后皆以極冷為對阿計替曰春回雁歸矣空中聲自南而北千萬成羣而去先是北地寒甚必掘作穴以居數月帝室中亦作穴深六七尺帝后晝夜伏其中其餘護衛人亦如此是日始出坑不復入穴矣時天輔十三年或日午間傳聞北國皇帝后上仙阿計替等六十餘人皆以布纏頭作者鄭太后曰死乃人之常吾何日死也傳聞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時帶刀劍官人有忤己者

必手殺之。阿計替曰：你國中有肅王乎？曰有。有女子乎？曰有。近聞皇帝以肅女為嬪，御專寵。由是皇后怒，忿自縊而死。金主知其隨，乃手殺肅王女。以復后仇。鄭后聞，知曰：肅王女玉箱，少多奇異。今身死，兵刃間應之矣。嘗記肅王妃陳執中女也。孕箱時，夜夢青衣童子自天而降，手托鉢盂，盂內有玉印二紐。曰：天錫汝女為皇后妃。驚寤，自揣曰：吾已身為王妃，生女又安能為后？閱數年，戲於水次，得玉印一枚，文曰：金妃之印。究其所由，宮中池畔得之。亦嘗玩佩不去。體金人入城，皇族皆為掠取。此女為貴人完顏樹所屬，每日欲醉酒淫。此女輒昏冒絕，不能前。乃以

此女進呈於金主。金主幸之，以為妃。生一男。後因后兄沮李孛進，夏國李氏女為妃。兩人爭寵。趙后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耻。適皇后死，妃因侍間多私意，放金主殺左右及殺李妃。又因暑月，嘗以雪水調腦脂進金主。主因亦疾。時天輔十四年六月，尋於十五年正月，初九宮中飲宴。是時金主無皇后，止有趙妃當寵。其肅王因病而死。一日秋深，侍坐。金主因向趙妃曰：為南朝族屬，豈得如此富貴？皇后福薄，以爾為皇后。一日因左右奏趙某父子見在西汧州，近者四太子為韓世忠敗於金山，幾死舟中。遁逝而回。這等看來，南朝之勢漸大。將此三人更入北

金主旻手刃
趙后后為肅
王女玉箱

地金主曰可移至五國城時妃在側曰陛下之言見識高遠但以臣妾之身得庇其父兄不致凍餓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預謀妃曰父母骨肉何為不與陛下亦有父兄也未有語氣甚厲金主怒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父兄之仇內有妒忌之意一旦禍起我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國南滅交宋北滅契丹不行仁義專務殺戮使吾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曰阿計替持文字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要走六七百里路也帝曰何故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這幾個去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

鄭太后辭世
時天輔十五
年為高宗紹
興二年壬子
抵五國城

帝徒行護衛六十餘人出汧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哀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將我殺殺何故只管叫我千里去也阿計替曰且忍耐強行勿思他事但有我在大玉且莫憂又徒行六七日鄭后病不能行少帝乃負之而進是晚鄭太后崩於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猝之際路傍用刀掘坑身上便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有詬罵者催促起行又經三兩日始達五國城頗與西汧州相類云是契丹當年因咀羗西部黑人吐番奚國酋長處城中有民六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類入官府中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壞

護者引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取出文字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下之小扉。進一小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墻。庭前設木柵護衛之人。緘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盃。二人分食之。五國城中居七八月。大概一日一食。此一年中酒食一次。七月七日祭神得酒食一次。阿計替與弟查二理爭一番婦。阿計替遂手殺其弟。至十月間寒甚。乃掘坑以居。二帝疲病不安。護衛者二十餘人亦死半矣。天輔十五年正月元宵。此處亦有少燈。皆以磁碗中貯羊脂。以草為炷。燒之。有僧六七人作佛事。贊祝官家福祿萬壽。帝問阿計替曰。此間離京幾千里。曰三千八百餘里。此處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這城乃漢將李陵戰敗之地也。是晚老番以乳酪一甌使人持至。時天苦雨。舍宇崩壞。墻壁傾圮。有蠍數十枚。走出螫太上之臂。負痛移時。其餘蠍少。帝以土塊擊殺之。或曰庭中列香案。庭上紫衣褐衣三番人飲饌。云是日乃金國皇帝生日。飲六七盞。皆有食次。使人持餘食自隙中遺。帝曰。此皇帝所賜飲食。喫之二帝食之不復辨其名。食之皆嘔穢。至晝問於阿計替曰。此何物也。答曰。此是蜜漬羊腸。合馬腸共成之。非囚者所能食。乃飲饌中珍珠也。或曰太上因哭鄭后。一日失明。不能睹物。終日

合眼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可。時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吾祖宗
二百年基業。一旦罹此腥羶。忽遭傾覆。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
千餘口。惟見汝一人在此。其餘流落。皆為奴婢。聞之不勝太息。
如韋妃。雖為蓋天大王所得。雲州相別。不知今復何在。太上時
為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日中庭設祭儀。若祀神者。
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而止。少帝於牖
中望神祝曰。愿速死。南則中興。北則願遯內地。是日夢神自空
降。揖帝於前庭。謂帝曰。我甯地方神。天王者也。上帝命我統攝
南北生靈。更十年天下太平矣。南北中興。與昔相類。言訖而去。
帝寤。白太上。太上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日有中貴人坐
庭上。與老番相對。引二帝至庭下。語曰。北國官家欲立趙氏。稱
是荆王女。吳王孫女。官家未知宗派。甯跡遣我來問汝。可具圖
上帝曰。亦不知的實。族譜不在。無可考也。當日宗正文字。皆為
北朝取去。何不檢閱。兼問皇后。細合對。便見是何族屬。泣下久
之中貴人曰。臣亦陛下東京小中貴。離京之日。方十六歲。今二
十六歲矣。來時自燕京。係娘娘私自遣來。中途逢蓋天大王。韋
夫人曰。為我起居。二帝及太后。餘無所語。帝曰。太后已死矣。中
貴人又曰。今日十一月十一日。想已冊立皇后。嘗見皇后在京師。日呼

太上為伯公。上為伯兄。皇后有二子。長曰殊哥。小曰青哥。早晚必有太子也。言訖上馬而去。或曰有中貴坐庭下。與老番人對坐。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指揮。許令將鄭太后朱皇后同葬於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擔荷二竹席。裹二喪。皆零落骨殖。復令人取二木函殮之。乃許令天水公隨葬於淺山之下。仍有旨進封二后為夫人。以皇后恩澤。特放二帝囚禁。令城中自便往來。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於市。中民家皆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供些小飲食而已。二帝以五國城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燕京去京師三千九百里。相去絕不

新任同知
歐借妻趙氏
到任

聞音耗。其中人民亦少。間有長厚居民。見二帝衣服破敝。少為遺贈者。或曰五國城新同知。名曰兀歐。自燕京來。乃一少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上。召二帝至庭上。詰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自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汝家女子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識。詰之。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弟。不知為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緩拘禁。或曰牌使至五國城。宣北國皇帝敕曰。契勘皇后趙氏已廢為庶人。賜死。今兀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並令賜死。兀歐同妻拜命。訖婦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殺之。取其首而去。

具戒阿計皆善監視二帝。庖歐自失婦後，大哭數日不止。置二帝於不論，因此復拘如前，但不知廢后之由。或曰阿計替得所聞，白於帝曰：先是南朝肅王女為郎主妻，前日因妒忌已殺之。又以荆王女為妃，生一男一女，今已位為皇后，因在宮中與郎主奕棋，言語犯之，郎主厲聲曰：休道我敬殺趙妃也，敬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外羅院，即宮掖中之因所內侍，雄唱利者，又譖后有私於人，又出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二十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后族屬為燕京官妻十餘人。

竝賜死。故及庖歐之妻也。自趙后之死，上皇因拘繫日急，又慮朝廷不測，乃絞衣成索，經梁間，欲自盡。少帝覺而泣，持下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孝無道，致君父若此，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為萬世罪人矣。監者知之以湯飲帝，自此不能食者數日。雖便溺之往，帝亦從行。時賴阿計皆寬容見勉，以不雲木煎湯饋之。云此間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不雲木者，初生無枝葉，暗長地中。城北冢盛，天氣晴明，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蔓延數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少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沸煎湯，數次之間，其木浮者病即愈，沉

金主亶即位
改元天眷時
高宗即位第
八年乃紹興
四年甲寅也

者即死半浮沉者病久不愈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默
困卧帝憂以不雲木自煎木果浮於湯面如旋轉狀不止持令
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遂無餘疾

天輔十七年二月十八日金主完顏旻卒太子亶即位改元天
眷有赦或曰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
庭下且言宣北國皇帝命曰新皇帝即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
趙某父子更往均州却令康王入均州即日發行五國城至均
州又五百里路極艱惡是日約行六十餘里天氣已黑路不可
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殆不類人世鬼火縱橫終無止

宿處地皆硤确或有水澤草莽蔽野又有大林涉水而過舉足
如行泥淖中又為瓦礫所指血流苦楚不能行數日如此只見
天色陰晦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嗽出皆成血色行至一
古廟無藩籬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錫刻甚巧阿計替
曰故老相傳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不知建廟之因其像堂
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光瑩如瑪瑙深百尺每漢盛則井泉枯竭
胡盛則井泉泛濫以土石投之則有聲如牛吼其水兼能治病
隨行之人各以腰下取皮袋俛首就井中取水水甚清冽飲之
甘美二帝視神祝曰金主之盛井水可卜傳聞九哥已遭繫縛

吾國已滅。未見的音。若神有靈。容我一占以見。乃白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以中國無復興之理。猶神之不能起立。故以此祝謾求之。身良久。石像間有聲如雷。身忽振搖如踴躍之狀。衆視之。起立於室中。紋理接續如故。衆大駭。帝遽拱手稽顙。父子再拜稱慶。又行數日。值日夕。陰曠霧氣遮障。遂停於一小市井間。或見人人皆彼土人。擊鼓舞。兵仗旗執幟。牽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縛於牛背。血流滿身。其首以索縛牛項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劍。互相鬥舞。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画冠。振鈴擊鼓於前。羅列血流。

布地。諸為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辨。少頃就牛上取男女首於地。復碎其肉。列器四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男女首乃於庭上。梁間作聲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手矢在手。跳躍笑語。皆毳衣。跣足。近視之。並有三目。取器中二舉而頓食之。庭下鼓聲大作。逡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不食。徑趨於二帝之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禮畢。帝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興身。復升庭。循柱於梁間作聲如雷。不復見矣。彼處人言。數世祀神。未嘗見伏禮如此之敬。帝必天人也。遂以血并肉作食。以獻帝。後衆啖之而去。又數日。方至均州。帝與從

高宗紹興六年丙辰
上皇辭世於均州時三月六日

行人移置泥地濕淖中居止因此大困

天眷三年自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旬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止取茶啲子啖即愈帝亦進上皇啗之味苦及下咽喉輒成瘡疾滿腹帝自土坑中顧視上皇則僵踞死矣帝嗚咽不勝其慟阿計替勸帝可就此間埋藏問其俗乃云無埋瘞之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擊之投於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即護人已白宮中乃引彼土五七人徑入坑中以木貫上皇而去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架尸於其旁用茶胸及野蔓林之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以木杖貫其尸曳棄坑中其尸直下至坑底帝止之不可但躑躅於地大哭而已亦欲投坑中左右拽其裾止之曰古未有生人投死於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淨力止之帝寃其月日乃天眷三年三月六日也阿計替與衆人促帝回甚速帝哀悼日夜不已或日有牌使到州引帝至庭下宣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比聞已死其子天水郡侯可特與移往源昌州聽命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為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由北而南若去燕京甚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將大玉移入近地以來遂起發均州行西南去行走之路皆平坦好行非昔日往來之道且有

抵源昌州同
知赤黎唱

人物居息路旁閒花野草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
乾糧自東京至此跋涉已數千里路矣阿計替曰賴我隨行若
易他人則大王已死矣又行五六日達源昌州入城見其邑甚
壯同知名赤黎唱乃阿骨打從兄弟也引帝至庭下見之謂帝
曰汝是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又聞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推恩
移汝在此毋苦惱命左右以杯酒醬肉賜帝同食於廡下食畢
赤黎唱問帝汝年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
數千里之遠安得不白頭赤黎唱曰汝但安心莫憂乃引帝出
居小室其中有牀褥但日夕所食粗糲乃與阿計替同宿凡在

源昌州居住經年餘

高宗紹興七
年丁巳

天眷四年冬召天水郡侯趙某於源昌州南行至燕京由是歷
廣州壽州易州平順州所經行處皆荆榛大路頗平易行五州
各有同知間有遺帝衣服者有饋帝飲食者在處皆有之或日
至一處路旁有獻酒食者云此地有神祀之冢靈每遇貴人到
此必先於夕前報之昨夜夢中已得神報言明日有天羅王自
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七人是阿父遣來祇候某等故以酒食
獻阿計替并帝受之帝謂曰汝神廟在何處民指一小阜間有
屋三間處是也帝與阿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聞人揖聲若有

三十餘人聲衆皆訝之。既至像前，視其神亦石刻，乃一婦人狀。手所執劍，則鐵為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而已。既出門，又聞如三十人唱喏。廟無碑記，其神但稱將軍而已。阿計替曰：天羅王乃大王之身，必自天宮謫降下來也。帝曰：定數難逃，笑而行。又一日，在遙望林麓間，有火煙起，及聞鐘聲。阿計替曰：此必寺宇也。及入寺門，見有石鐫二金剛，並拱手對立。又見胡僧出迎，遂登正堂，視神像高大，首觸桁棟，無他供器。止有石盃香爐而已。僧詰衆人何來，帝答：趙某自均州及源昌州來，要往燕京見帝，路經此地，故來此小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巡，與衆人喫。時衆人與帝茶不知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茶難得，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寺中反有茶極美。飲其氣味，身體如去重甲之狀。及視茶器，畫是白石為之。衆人中亦有更索茶者。二童子收茶罷，及胡僧皆趨堂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將謝而告行，共趨屏後求之，則寂然一空。舍惟有竹堂後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即頃所獻茶者也。衆人嗟歎。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玉帛國必矣。敢先為大王賀。自大王之北徙南行，蓋有四祥：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興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阿計替曰：

使我有前途。汝即我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時盛暑中。帝與隨行人已皆疲困。並欲少息林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來。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小兒皆死矣。俄有數丈大火流於帝前。帝大驚。視死者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惟小兒朱篆可認。乃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誤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為之。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衆人皆不能行。是晚宿民舍間。問民曰。此去燕京若干路。曰。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縣也。次經過平順府入城。屋甚雄壯。居民繁密。市井中貨易類燕京。阿計替引帝入城。見同知訖。乃令於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帝在驛中小室。亦有林褥。几凳之屬。帝見稽首曰。復見天上矣。次經諸縣。皆如中州。但風俗乃胡夷耳。各有酒肉飲食。訖止宿則驛中也。或日行至平水鎮。去燕京只二十里。阿計替曰。來日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並是房乃僧舍也。衆人與帝同屋共卧。聞鄰舍僧語。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無之。况他前生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今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已死數千里之外矣。一僧云。已死。一僧曰。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衆人所寢。

身板隔碍不及而止。僧又問曰：今南方康王何如？一僧答曰：且教他請了周易六十四卦也。別作施行。又問：少帝如何？問至此，帝拱手聽之。答曰：他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言訖，更論廿年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不及記也。將至鷄鳴，寂無所聞。時室中惟阿計替不寢，聽之甚詳。相約束日，共究此事。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塵埃覆地，若數十年無人跡。至處，遠寺呼集，無一僧一童。問外之民，則謂經兵火後，未嘗有僧也。帝語阿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請了周易六十四卦及馬足二事，作何解？阿計替曰：六十四卦名，乃即位六十

回燕京時天
卷五年十月
為高宗紹興
十二年壬戌

四年也。馬足者，則戒勿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干始至燕京。時既入城，門吏謂阿計替曰：元帥在燕京，可先往見之。於是帝與阿計替行數十街，民皆聚觀，或泣或問者甚衆。始至元帥府，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少禮答之。遂呼左右，將它趙某去，賜酒食畢，令阿計替會問門吏。許朝不許朝，今晚先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安歇。言訖，令人引帝出。阿計替自此不從帝也。是日，從行至燕京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其餘少差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見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聖旨，令與海濱侯同

左羅院聽音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彼類客次從者三
五人皆女真人也海濱延禧謂帝曰趙公汝自何來帝曰自源
昌州宛轉近五六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如是延禧吾與公
孤苦相類我已自海耀州至此及五千里向日燕京相別今方
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為隣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升天不
若是左右人曰但相勞問而已是夜宿於室中二人同牀女真
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
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左廡校椅上二人相謂曰不
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侍聖旨曰耶律延禧同趙某茲免朝
見並賜入鴻翼府監收金人之鴻翼乃中國之鴻臚也二人並
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服自後只在鴻翼府小室中居止得與
延禧共室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飲食其人有數輩更
替相視亦監臨謹視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帝拱
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郎
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私語免與根究海濱侯居所則
不知也帝出居安養寺僧舍復見阿計替在彼中為監守人帝
居一小室或與僧閒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告於帝曰
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無事南北未甚寧又曰朝廷見有人

在此請和欲以河為界復歸太宗三京乃南北流移之民必令
大王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
至持纁帛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帝出其室門自
此逾秋及冬逾冬至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
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將二年只在寺拘監帝
容貌稍稍復常

高宗紹興十
七年丁卯

天眷十年金國主令帝出寺於燕京之北賜宅以居雖云賜宅
其實使人監繫之監人閉固在外室得胡婦一人問之亦重囚
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有水火則隔門取給於監人飲食
畢不許存火洗濯縫紉一一皆取於外且言有月錢一千為監
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之也其室床几稍稍似安靜
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連到絮三片及垢衣五件云官中
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恠過夜悲嘯不止帝與胡婦惟有合眼
聽而之已

高宗紹興十
八年戊辰

天眷十一年是歲因郎主生日賞賜酒肉於盛暑中亦有少賜
絁絹數丈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婦死帝日夕飲食皆求之於監
人於是月給薪米不復入其門又再遣至胡婦人未入帝室為
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譖凡捐廿餘人於是官司命徙帝

高宗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曆載天德三年

居於城東玉田觀薪火之類並令觀中親授之仍令監卒四人半壯半老主其出入飲食大概亦如安養寺之監守也雖有衣服亦少賜矣

高宗紹興廿二年壬申
曆載天德四年

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雲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又殺害諸王岐王亮乃阿骨打之從兄孫與金主即兄弟也其妻在燕京亦為郎主所侵一應諸王妻並皆如是由是上下怨望生矣天眷十五年金主又殺淄王等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之弟順國將軍駕攬盛服及內侍錢立深祖並國典如三人而已天眷十六年郎主因失政帝所居觀中官給時至時不至由是

飲食缺少衣服破弊無復接續九月岐王亮弑金主亶而即位改元貞元

高宗紹興廿三年癸酉即天眷十六年也
貞元元年
曆載甲

貞元元年十月三日又添監者至十八人牢固監之次年甲戌又徙帝於城中左解院使二人拘執如因狀飲食頓粗惡其解院即元帥府之外獄也由是知亮有害帝之意

高宗紹興廿五年乙亥

貞元三年金主完顏亮令諸將修治兵甲有南伐之意亮之母為契丹耶律延禧之姑乃完顏骨惹之妻每戒亮曰毋事甲兵南伐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輒用之况汝行弑逆以得天下而又以無道治天下殺戮已甚安可保一室之外復無岐王乎亮

完顏亮於三年中先弑君而後弑母殺平王乎不足計矣

查正史載貞

元只元二三年其第四年

丙子七月亮

已改元正隆

其作四五六年者非

高宗紹興廿六年丙子

前納款帝時猶在右解院也

叱之曰婦人不當干預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我家亦曾如此勢熾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囚之大臣敢諫者死隨以酖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於兄平王乎因事入諫亮服罪醉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帝在左解院經年皆如拘囚之輩飲食稍不足如寺觀中也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解院錮之更密於前貞元六年亮又遺書與秦檜得檜覆書言韓世忠諸將皆死亮乃酣飲無內外意帝在右解院拘囚久坐濕淖中似有中濕之疾

正隆元年七月朔亮改元正隆二年三年大敗夏師夏主詣軍

前納款帝時猶在右解院也

正隆五年命海濱侯延禧天水侯趙某皆往騎馬令習擊掬時帝因中濕手足顛掉不能學習令左右督責習之

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塲大閱兵馬令海濱侯延禧天水侯趙某各領一隊為擊掬左右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各乘之既合擊忽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直犯帝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於馬下帝顧見之失氣墮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屍以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光示之意也帝是年六十歲馬足之禍果驗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正史載是年

九月亮大舉

入寇金人立

曹國公烏祿

為帝於遼陽

更名雍改元

大定十一月

隨營將士聞

信遂謀殺亮
於瓜州師次
引兵渡淮北
還十二月金
主雍自遼入
燕京後謚世
宗
按完顏亮天
德元年己巳
正隆元年丙
子正隆六年
辛巳十一月
為其下所殺
於瓜州師次
世宗雍即位
改元大定

此紀年月外訛敘述繁複似非辛稼軒筆墨抑真為阿計替
所作耶事皆正史所不載如果帝后蒙塵竟遭如此萬折千
磨幾等人間地獄猶難忍舍此一生未免視鴻毛若泰山矣
縱設身以想當時尚有父母夫妻牽制情難撒手迨至天眷
三年三月六日以後已成一無罣碍之身何尚存萬一皆無
之希冀殘喘苟延必待馬蹄蹂躪其愚真不可及也已此紀
可名之曰靖康逸事不必云南燼也乙酉九秋辰雲子手錄
滇南本并附記之

南燼紀聞一卷題曰辛棄疾著或曰周輝或曰是監
二帝者阿計替作也二帝在北彼兩人豈能瑣悉知
之當以阿計替為是至其所記多異宋史述二帝流
離狀尤不堪卒請至于韋夫人為蓋天大王妃高宗
真難為人子矣忠臣所以竊憤烈士所以流涕而猶
晏然甘守和議誠可笑也誠可憫也

乾隆六十年十月瘦士宋翔鳳跋于豐城舟次

篇中詳述二帝后耻辱狀纖悉畢盡不堪卒請豈
傳之者過耶閱竟令我胸中終夜作惡此本於乙



卯八月朔鳳得於吳趨書肆敬卿附識

按徽宗宣和五年癸卯即金太宗天會元年迨乙卯金熙宗即位仍稱天會十三年至戊午始改元天眷元年辛酉又改元皇統至戊辰而止合計天眷皇統合共十一年其己巳年己屬天德元年則稱天眷十二年至十六年皆錯如以天德元年己巳至癸酉五年刪去而仍以癸酉為亮之貞元元年史歷均符矣

摘附正史

靖康元年丙午春正月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濟河

金幹離不陷相濟二州時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 帝聞幹離不濟河下詔親征

相今彭德府
滑濟二縣名
俱屬大名府

遣蔡攸宇文粹中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

時宰執議請帝暫幸襄鄧以避敵鋒綱既受命為帝力陳不可出幸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避之帝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踈虞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又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令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迫知乘輿未遠以捷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遣使督諸道兵入援

金幹離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為質

幹離不圍汴城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乃退遣使來議和李邦彥請割地李綱請急擊帝從邦彥計命李稅往幹離不謂稅曰今若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

時李綱言李
稅懦怯恐誤
國事且金人
所需金帛不
竭天下且不
足三鎮國之
屏蔽割之何
以立國親王
亦不當往質

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身稅皆唯唯不敢措一言於是收括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僅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

种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師道帥師入援見帝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宣撫使

二月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為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李邦彥謂洵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陳東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綱奮勇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邦彥等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邦彥等嫉綱如仇恐其成功因緣阻敗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

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且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
李邦彥等搗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綱右丞
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更以肅王樞為質於金康王構還

詔以三鎮地畀金金幹離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
幹離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
去神師道請乘其半渡擊之帝不許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臨隆德府

金粘沒喝還雲中留軍圍太原

威勝軍今山西沁州隆德府今潞安府

詔神師道屯滑州神師中姚古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
師中追幹離不至北鄙而還

帝以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
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原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
間三鎮保塞陵寢在彼誓當固守於是命神師道為河北
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神師中副之古
總兵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
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姚古以
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詔李綱迎太上皇於南京。四月太上皇至京師。六月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

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侍郎耿南仲等所沮。及太原圍急。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帝為感動。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於太原。綱至期。兵集大舉。而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宣撫使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於是諸軍潰于太原。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召綱還。八月。金粘沒喝斡離不復分道入寇。

九月。金粘沒喝陷太原。

罷西南勤王兵。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益各統兵赴關。耿南仲專主和議。亟檄止諸軍勿前。十一月。金粘沒喝陷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金人遂

相州湯陰人
岳飛少負氣
節家有力學
尤好左氏春
秋孫吳兵法
有神力能挽
弓三百斤考
八石劉韜宣
撫真定募取
戰士飛與馬
屢擒劇賊至
是見王王以
為承信郎

渡河陷西京詔馮澥使金軍請和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雲構還

次相州此役議者以為王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因

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使雲副王抵磁州守臣宗澤迎謁

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詞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

何益願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民遮道諫王勿去厲

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執雲殺之會金遊奕日至磁城下蹤

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王至勞伯

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繇是見知

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畫割兩河地昌為絳人所殺南仲
奔相州

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死之安國被圍扞禦甚力城

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

也問餘人通判林淵等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

肯降乃解衣而縛殺三十人安國一門無噍類

金韓離不粘沒喝圍京城要帝出盟時援兵皆為少宰唐

恪及耿南仲遣還城中唯衛士弓箭手七萬人而已恪計

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

朱紫陽曰金
始終以和字

愚宋宋始終
以和字自愚
惜哉

東平州名屬
兗州府

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臬乘入見，引蘇軾所論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日當以死守社稷。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而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拜為大元帥，俾帥師入援，從之。

郭金出禦金軍，敗走京城。帝如金營請降。京城已陷，何臬欲帥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命臬請成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日所議，期在割地而已。臬還言：金人欲還，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金師請降，留二宿乃還。

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於東平。副元帥宗澤履水渡河，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有蠟詔至，云：金人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無動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欺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

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

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 帝還宮士庶及大學士近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於是陳過庭等為割地使又使歐陽珣持詔往珣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時宰怒欲殺珣乃使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奸臣所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火焚之

即高宗建炎元年

靖康二年丁未春正月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 時金人復

索金銀急且使人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鼎及吏部侍郎李若水勸帝行帝乃命太子監國與鼎若水復至金營河東割地使劉韜自經於金營 金人欲立韜韜書片紙使人報其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於衛州 澤以孤軍追至衛昌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以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眾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

衛州即今衛輝府

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又
敗之

惟元祐皇后
孟氏以廢居
私第獲免

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
死之。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為
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
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罵
不絕口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語曰遼亡死義者十
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

康王構次於濟州

今濟寧州屬
兗州府

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傳張叔夜御史中丞秦檜金遣翰林

承旨吳玠牽吏部尚書莫俦入京議立衆皆默然王時雍

探知敵意在張邦昌遂以邦昌入議張叔夜等不肯署狀

金人執叔夜傳置軍中御史馬仲吳給約秦檜共為議狀

願復嗣君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

金人怒執檜去遂立邦昌為楚帝邦昌即位是日風霾日

暈無光百官慘沮惟王時雍吳玠莫俦范瓊等欣然以為

有佐命功張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宗澤

是為高宗建
炎元年即欽
宗靖康二年

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欲渡河據金人歸路邀二帝而
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五月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邦昌遣人至濟州奉迎康王。
王不許以書諭宗澤等曰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
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覆書謂
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
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邦昌
又遣人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
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為奉迎使邦

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於資善堂皇
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嗣皇統其畧曰
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
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
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身之尚在茲乃
天意夫豈人謀。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
乃藝祖興旺之地請幸之以圖大事王遂決意趨應天府
既至邦昌來見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
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綱再敗寧江金兵復

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

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

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宜更加同平

章事李綱為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

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綱行至太平上疏

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

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

不為小人之所間蓋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

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竄李邦彥吳敏李稅耿南仲等於遠州

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綱至固辭帝曰朕知卿

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

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

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進之翼日班

綱議於朝內惟第四第五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

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

論靖康主和
議誤國罪也

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篤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修治京城樓櫓撫循軍民沿河鱗次為連珠砦以禦留屯河上之敵騎

秋七月閤門宣贊舍人曾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太上皇既渡河十餘日謂曾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云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為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出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

尋竄網於鄂
州又青授單
州團練使安
置萬安軍

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綱提舉洞霄宮初亮
為河東經制副使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逗留令東
京留守宗澤節制其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
恐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不以為然既而召亮赴行在
綱言聖意必欲罷亮臣得乞身歸里綱在相位十七日
而罷招撫經制司亦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
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熾而中原盜賊
亦蠭起矣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歟湯澈黃潛善汪伯彥意也

并誅王時雍
等

張邦昌伏誅

金書陷河北諸郡冬十月帝加揚州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
遂陷西京

建炎二年戊申春正月朔帝在揚州金將兀朮犯東京留守宗

澤敗之時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

入問計宗澤時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

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統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

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果敗澤得金將遼臣王策

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

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
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威聲日
著敵專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五月下詔還京師不果時宗澤又上疏言祖宗基業可惜
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
今年寒食節未有茶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
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奸邪之臣一為賊虜方
使之計二為奸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
固器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阻萬民敵愾之氣

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帝降詔擇日還京竟不果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澤前後二十餘奏

請帝還京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忿成疾疽發於背

諸將問疾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

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訃聞謚忠簡

都人號慟請其子繼父任不許充酷而無謀悉反舊章於

是豪傑離心降盜數萬向蘇城下聽指揮者復去剽掠矣

金主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

十二月劉豫叛降金

按澤子穎居
戎幕久深得
士心惜乎不
能繼父之志

正月知濟南
府令叛去

天長縣名屬鳳陽府

金粘沒喝陷襲慶府

建炎三年己酉春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又如杭州

夏四月帝復位因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於皇子勇也

六月金兀朮大舉入寇帝如臨安九月金人陷南京

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於淮陰時立中箭

背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憇方定始拔出之

金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死之

帝奔明州

明州今寧波府

十二月金兀朮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於海

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於廣德州飛自建康躡金人於廣

德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駐軍鍾村軍無

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

也爭降附之

建炎四年庚戌春正月金人陷明州遂襲帝於海帝走温州

金婁室陷陝州知州李彥仙死之彥仙屢敗金人婁室率

衆十萬併力來攻彥仙告急於張浚浚檄曲端救之端素

嫉彥仙不奉命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婁室盡屠其城

自是四京皆沒於金矣

富平縣屬西
安府秦州屬
陝西

卒於福州謚
忠定

岳雲張憲五
死

顯肅即鄭太
后

二月金兀朮引兵北還金人陷東京帝還越州

夏四月韓世忠邀擊金兀朮於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

襲世忠世忠敗績兀朮遂趨流江北此役世忠以八千人

拒兀朮十萬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

渡江矣

秋七月金兀朮引兵趨陝西

金徙二帝於五國城徙踰月太上皇后鄭氏崩於五國城

九月張浚與金婁室大戰於富平敗績浚退軍秦州

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

紹興五年乙卯夏四月上皇卒於金

十年庚申春正月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綱負天

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

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

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十一年辛酉冬十月韓世忠罷為醴泉觀使

十一月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侯岳飛

十二年秋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及懿節皇后邢

氏之喪

金亮止隆元
年
金亮止隆六
年即金雍大
定元年

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二十六年丙子夏六月靖康帝卒於金

三十一年辛巳夏六月金主亮遷都於汴

秋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亮欲南侵乃密隱画工於奉使

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

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大舉入寇衆號

百萬擅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冬十月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於遼陽更名雍下詔慕

揚亮十罪

十一月虞允文大敗金師於采石金主亮趨揚州亮臨采

石屢為允文所敗且以海鱸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兵未戰

者半死於水亮遂焚舟率軍趨揚州

金主亮為下所殺亮至瓜州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

盡殺之軍士危懼聞曹公烏祿已即位於遼陽遂共謀殺

之金師渡淮北還

十二月金主雍入燕

三十二年壬午春正月金主雍遣使來聘

此冊自靖康元年丙午迄於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止

又紀聞載
朱后沒年
二十歲鄭
太后沒年
四十七歲
徽宗沒年
計眞應六
十歲欽宗
沒年計眞
止應四十
八歲今又
云六十歲
紀亦矛盾
矣

按紀聞述欽宗朱后亦被劫北去即於靖康二年丁未六月初
二日崩於燕京正史則全未載及又記鄭太后於天輔十五年
辛亥由西汴州移五國城時崩於途次史則載建炎四年庚戌
八月崩於五國城又記徽宗於金天眷三年庚申三月初六日
崩於均州史則載紹興五年乙卯夏四月上皇卒於金又記欽
宗於金正隆六年辛巳春崩於燕京之講武殿場史則載紹興
二十六年丙子夏六月靖康帝卒於金年月已全不符矣又史
載紹興十二年壬戌秋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
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並皇太后韋氏至自京等語則朱后之
喪為十年前事何以獨留於外且高宗同係被劫北往既有喪
歸何以紀聞未及一字抑祇記二帝后事耶種、無從參核至
所記事實本分中外自當各記更無論矣